

思噴瓜

梁宗岳

最後一次見到噴瓜，是在亞皆老街他工作的中國聯合銀行附近一座越南餐廳內，是一九八幾年我已記不清楚，那是他第一次向我透露他在追求一位女同事，而那女同事亦對他頗有好感，我從噴瓜眼神中察覺到一種以前少見的滿足感。記得分手前我祝福他馬到功成，我不知道這一段羅曼史以後如何發展，要不是賊老天弄人……眼前漸漸泛起小噴瓜的模樣，嘴角亦不禁漸漸上掀……

第一次見到譚景蔚，是我在九龍培正中一上課的第一天，他是經小學會考轉到培正，我則是剛從澳門培正轉校過來，下課後坐七號巴士回家，與他在同一站下車，下車後六眼（那時他戴了眼鏡，而我尚未有老花）交接，雙方頭一點，從此便結下了一段珍貴難忘的友誼。

噴瓜為人爽直、好吃、語出（聲量）驚人（這是他花名「噴瓜」的來源：記得中二時自然課講到噴瓜成熟時會將瓜子噴出，以便傳宗接代，有同學比喻譚景蔚說話就像噴瓜噴瓜子一般將聲音猛烈地噴出來。現在回想不能確定替他改這花名的同學是誰，但印象中總是覺得與王瑞華有關）、精於麻雀、亦喜歡在球場上逞威——他在球場上的靈活度並不與他的體積成反比，在我社的藍球隊內出力不少。

我非常幸運，在中學時結交的「老友記」脫了鞋襪也數不完，而噴瓜一直都是我最

好的「死黨」之一。雖然他已去世十多年，心裏仍不時冒起以前與他交往的片段，想起他精湛的眼神、饞嘴的模樣、投籃的姿式，摸牌的手勢和自摸爆棚時的得意，又想起他過了世的妹妹，和他待妹妹的溫柔……眼前又再浮起跟他最後見面時看到他那滿足的眼神，耳邊又響起他雄壯的聲音……噴瓜給你的回憶又是甚麼？

懷念噴瓜

王瑞華

差不多十年前的一個晚上，正值家中吃晚飯，突然接到寶仔(周寶祺)的電話，相約一班同學當晚到咖啡店一聚，相討有關於噴瓜(譚景蔚)的事。

乍然間，從寶仔的聲調，我知道有事發生了。我問：「是不是噴瓜出了事？」寶仔回答：「噴瓜昨天在家中心臟病發過了身。」我還記得身體有一種很奇怪的反應，喉裡不自覺的吞嚥，全身的皮膚，都有一種等待入侵的感覺，聳立了起來，有關噴瓜的影像，在我的腦海中重播：

全班年紀最輕，體重剛好相反(全班最重)。

早上上課前在一大班人在籃球場打全場。

中午到梅龍鎮吃上海粗炒麵加一隻菜肉包。

放學與阿鶴(梁宗岳)及阿春(區春生)等3號或7號車回家。

星期六下午跟泥水(黎秉然)，射得強(謝德強)踢西瓜波(紅白小型足球)

與男同學傾談大大聲，對女同學卻溫文有禮。

讀書不見得特別勤力，卻經常考試合格。

第一次與噴瓜上花都打士碌架(英式桌球)。

打麻雀時，nut 牌的動作，叫碰牌時，三條街外也可聽到。

最後一次跟噴瓜見面是在十年前，與徐銘強(準備移民加拿大)，劉國光(剛回港)，在尖東打桌球。

我印象中的噴瓜，腦袋轉數很快，自信心非常高，身材雖然大隻，(據聞他在台灣讀大學時，因體重的關係，可免服兵役)，但身手不失靈活，是基社乙組足籃排田徑與及啦啦隊的中堅分子，活像基社的洪金寶。

究竟噴瓜爲什麼叫做噴瓜，話說當時生物課老師介紹一種植物做噴瓜，噴瓜是靠噴射動作來傳播花粉。小息時與耀德、阿鶴一同研究，譚景蔚平時跟男同學說話時，聲如洪鐘，常噴口水，狀似噴瓜，噴瓜叫做噴瓜，就在這時開始。

對於基社的活動，可參與時，他一定會全力參與，不可參與時，他也會在旁邊打氣。

噴瓜熱愛生命，我不知道噴瓜走時，有沒有帶走一點雲彩，但肯定他是很多基社同學在培正成長時美好回憶的一部份。